

温瑞安武侠小说五十年经典珍藏系列

说英雄·谁是英雄系列

温瑞安

◎著

SHANGXIN

XIAOJIAN

伤心小箭

武侠宗师温瑞安闭关十年精心修订
中国内地唯一授权简体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

温瑞安经典武侠十

说英雄·淮

系列

温瑞安

◎著

SHUAN AN
WEN RUAN

伤心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伤心小箭 / 温瑞安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6.6

ISBN 7-219-05605-2

I. 伤... II. 温...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8018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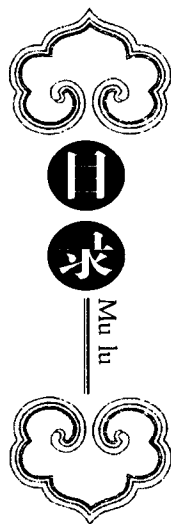
总 监 制 彭庆国
图书策划 符马活 李师江 吴 又
责任编辑 杨 冰 郑 洁 马妮璐
特约编辑 叶 浩 何包旦 吴新兰
封面绘图 BENJAMIN
封面设计 80 零·小贾

伤 心 小 箭

SHANG XIN XIAO JIAN

作 者 温瑞安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政编码: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家联印制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980mm 1/16
字 数 530 千字
印 张 28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9-05605-2/I·900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289	268	267	240	168	157	104	103	011	007	001
第二章	第一章	第三篇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第二篇	第一篇	前言	总序
假如我是天子	大师、太师和太师父	雷纯的纯	像一个惊叹号的我	像一个逗点的她	像一个顿号的他	我和她是一个句号	温柔的柔	白愁飞的飞	如此笔法	武侠大说

438	434	432	431	417	404	388	378	364	354	353	330	312
温瑞安：我的人生不可一日无惊喜	刀剑如梦，温派武侠的魅力	岂是涂鸦（温瑞安）	后记·附录	第六章 一路拔剑	第五章 天讎	第四章 英雄惯见亦平常	第三章 带箭怒飞	第二章 英雄有用武之地	第一章 每天都一样的惊变	第四篇 狄飞惊的惊	第四章 怨女温柔	第三章 假如你是皇帝



总序

武侠大说

我是为他们祝愿而写的，为兴趣而坚持的。

小说，只是茶余饭后事耳；

大说，却是要用一生历练去写的。

国家不幸诗人幸，因为有写诗的好题材。有难，才有关。有劫，才有度。有绝境，才见出人性。有悲剧，才见英雄出。有不平，才作侠客行。笑比哭好，但有时候哭比笑过瘾。文字看厌了，可以去看电影。文学写闷了，只好写起武侠来。武侠小说令我丰衣足食，安身立命多年，但我始终没当她是我的职业，而是我的志趣，也是我的“有位佳人，在水一方”。我始终为兴趣而写，武侠是我当年的少负奇志，也成了我如今的千禧游戏。稿费、版税、名气和一切附带的都是“花红”和“奖金”，算起来不但一本万利，有时简直是无本亿利，当感谢上天的恩赐，侠友的盛情，让我可以继续做这盘“无本生意”。我用了那么多年去写武侠，其间断断续续（像前五年我就几乎没写多少新稿），且故事多未写完，例如“四大名捕”故事，但三十几年来一直有人追看，锲而不舍，且江山代有知音出，看来我的读友，不但长情，而且长寿。所以，我是为他们祝愿而写的，为兴趣而坚持的。小说，只是茶余饭后事耳；大说，却是要用一生历练去写的。

我的作品版本极多，种类繁复，翻版盗版夹杂，伪作假书也不少，加起来，现在手上存有的至少有两千一百多种。

必须表明，这些版本还真非刻意找人搜寻查找的，而是在旅游路过时巧遇偶得之，或由读者、侠友顺手购下寄赠为念的。沧海遗珠的，肯定要比存档列案者多，而且还多出很多很多。很多版本，跟我这个原作者，不是素昧平生，就是缘铿一面。

我确是写了不少书，根据我的助手和编辑统计，大约不少于六七百本，那已是相当“多产”的了，不过，怎么说也未臻近乎两千本那么“可怕”。我之所以会有那么多部作品，当然是因为自己还算写得相当勤奋之故。勤奋，是因为投入。当然，投入的动力，是来自兴趣。不管如何，能有近二千万字的作品，出书逾六百部（版本计算），题材包括了：武侠、侦探、文评、杂



文、社论、剧本、言情、魔幻、新诗、散文、札记、访谈、传记、影评、书评、乐评、术数、相学、心理、现代、技击、历史、象征、意识流，甚至反小说小说……也算是有点规模了。拿这样的篇幅，还有这般的字数，比照我的年龄（我是一九五四年元月一日出生，普天同庆，聊为一晒），折合一下，还算是笔耕维勤，夙夜废懈。肯定是吃草挤奶，望天打卦。既然世道维艰，人情多变，我只八风不动，一心不乱。一支尖笔也许走不了龙但总溜得了蛇，成不了大事但也成得几首小诗，万一吃不了总可以兜着走，没法描出个惊天动地的大时代，绘出张锦绣万里的大前程，但在方格与方寸之间，拿捏沉吟，总还能在穷山恶水之地扒搔出一幅黑山白水的诗与剑的江湖来（我仍坚持用笔写在纸上的那类作者，别的事可一向坚持与时俱进，唯摇笔杆子跟狗摇尾巴一样更能表白心情，更为直接且有共鸣）。这点我总尽了点力，点了几盏荷灯，也许，有人在星河间用超级望远放大镜一瞄，这也能幻化成一道侠义银河来。

可是，读者多是读者快，不知写者苦，作者作者，是一字一笔地去寸土必争地创作出一个小小世界、漫漫苍穹、漠漠江湖来的独行者。所以，嫌我写得太慢、出书太缓、续作太久、等得太心急者多。急起来难免催，催起来难免有气。前文已说过，我写的决不算少，更不算慢，近年来虽然养未“尊”但下笔已然“悠”了些，加上还有自己的投资和生意、事业要料理，而今写下去只为了要给读者“续完”这个强烈的使命，以及还有不因岁月流逝而泯灭的对武侠和创作的兴趣与热情。人生在世，红尘若梦，余波未了，续稿可期。我用此心志来续完我所创作的江湖人物、民间侠客的大结局。

我的作品之所以如此多而庞杂，不仅是因为文类多，连非文字出版的种类也多。如果加上十六部以上的影视作品，还有相关的衍生作品和事物，例如电玩、漫画、连环图、评点、网站、论坛等等，还有即将推出的动画、网游、公仔人形、信笺图像等相关新鲜玩意，类型之多，衍生之奇，大部分我自己都未曾看过、翻过或玩过。光是这些同道戏称为“温派衍生的事物”，加上千百计的不同书版，使得我几个住处：“一点堂”、“黄金屋”、“侠客楼”等处，大厅的书柜和摆设橱，已突破爆满，难以承受，拥挤颠预，不过，从而又影响、扩大了读者的范围与层面，寰宇频生新事物，心随鼎故速转移，那是随遇而安的温瑞安了。

一个人一支笔（当然换了无数支新笔）占了真假伪盗翻逾二千本书，当然写得早也很重要。我早在大马小学时期已发表创作，初中已开始编期刊杂志，中学毕业时已出书三册，显然当时那儿的华文出版气氛环境绝说不上太风调雨顺。不过，也因为个人早年辗转各处，浪迹天涯，结缘下来，文字加图像版的“四大名捕”，也从泰文到韩文，英文到日文，巫文，以及新马港台澳等不同版本，光是中国台湾，推出过我书的就有三十几家出版社，在港也有近二十五家。由于港台新马等地出版风格和读者口味、销售方式并不一致，所以，在包装、行销和分册上很有些不同，例如台出书大可六至八万字为厚厚一大册，在港有时专供书报摊、地铁店的每月小书，则三四万字亦可独立成册，像“少年四大名捕”（一九八九年）就是占激流之先，日后效仿者众。因此在计算书本数字上，也占了不少便宜。不过，港台二处加起来，还不到我在中国内地的翻、盗版本的五分之一。

问题就在这儿。

大概在一九八七年我的“四大名捕”故事系列在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推出以来，盗版、盗版多不胜数，版本良莠不齐，哪怕是授权正版的也未予作者或本人任命的编辑修订更正，盗版假书，错漏百出，更惨不忍睹。就算是授权版本，也是一九九四年校订的，之后有的作品曾经五六次修订，因部分出版成品罔顾作品的重要性，而又蓄意省却作者那区区版税之故，作品绝大部分已是十余年前版本，把近年我多次修订和增删，尤其在作品背景和创作人物秩序上的颠倒、错舛大幅度更正的心血，完全白费。而且，近年来发到网络上去的版本，就是根据这些错舛百出的版本，以讹传讹，变本加厉，以致一些涉猎比较不广泛，未与港台版本比较过的有心但不太有耐性的读者，为我指斥百般错舛，实则大抵已修正，更是有苦难言，那种所谓“温瑞安武侠全集”（通常还加上“亲自授权”、“最新”、“修订”等字眼），不时在每个地区、每隔段时间，在不同的书市，冠以每一个响亮但可能并不存在的出版社名目，都忽如其来地呈献一套，每每一套十几二十部到三十来部，久之蔚为大观，就算不刻意收集，手上也存有六七百册不等，终于使我那座连营曲伸指叠大书架柜子都再也挤不下了。中华锦绣，地大物博，人才济济，洋洋自得，卧虎藏龙，十面埋伏，书山字海，皓首穷经，要买正版，大抵勿搏。

一直都有出版商催问重出“温书全集”、“温瑞安武侠精品”一事，也一直有“未经授权”但却声明版权在握的翻印盗版翻个七重天印个日月新天，我还真有点兴味索然，因大气候号称文明昌盛，重视原创版权、精神文明，但小气候依照这个“盗版”实太狂，我还是消极作风云笑看，新书写了也不拟出关。

直至遇上了出版人符马活。

这个人，强，爽快，有力，言而有信，有侠者风，用经营企业的目光来处理文学，以战略手段来推动武侠，而且他尊重原创，正视修订，不惜工本，动用大量人力，一再改良他的校订样稿，而且他跟我意念一样：把文学还给民间，让民间连接文学。我觉得他的手法，只有一个字：活！于是我决定先交修订版的《说英雄，谁是英雄》，给他一试手段如何！

这可以说是近十年来，在内地第一次推出的我正式修订过的小说系列，并特别谢谢叶浩、何包旦全程跟进，去恶、梦商诸子在局部上的用心校订。当然，修订不等同完美，只是减少了若干重大错误，相信错失依然难免，仍请方家指点。而且我平生从不追求完美，但从不放弃追求美。

我到今天，依然为读者而撰写，为知音而创作。有读者认为我高深，其实我只愿曲妙和众。有读者以为我通俗，但我一向以为能善用通俗就是一种不俗。有人觉得我的内容有点残酷，但我只借武侠反映现实，而现实明显要比武侠世界残酷。有人觉得我的语言太诗化，但我本就是想把诗与剑结合，化佛道为禅，融儒墨为侠。有这么多深情的读友，甚至是四代同堂的读友一致维护我的作品，那是我的殊荣；也有新生代80后乃至90初的读者，建立了那么多的网站和在杂志上发表那么多精彩的文章来砥砺我，这是我的荣幸。但哪怕无人肯定，像我这种人，写这种作品，走这种路，坚持那么多年，哪怕没有掌声，没有喝彩，我也一定会天荒地老地走下去，我的坚持依然作怒目金刚，我的信念仍然是低眉菩萨，我的武侠

依然似那知其不可为而为止戈一舞。

时空流转，金石不灭，收拾怀抱，打点精神。一天笑他三五六七次，百年须笑三万六千场。武侠于我是“咬定青山不放松”；作为作者的我，当年因敬金庸而慕古龙，始书武侠著演义，已历经七次成败起落，人生在我，不过是河里有冰，冰箱有鱼，余情未了，有缘再继续而已。

稿于二零零三年六月四日端午。

重校于二零零四年七月中旬：“小楼温派会京师”大聚之时。

删修于二零零六年年初《少年无情》45集至64集登于《今古传奇》发表告一段落及期间风波时期。

重新增订于二零零六年四月中旬将“安静小筑”仓库迁至深圳“多本营”时期。



前言

如此笔法

不是不为，而是有所不为；并非不取，而是有所不取。

伟大的作品不一定能流行，但极伟大的作品必定极流行。难写的作品未必就是好，但极好的作品通常都极不易写好——而我的作品只要能流一时之行，已“伟大”得喜出望外了；只要没把武侠写滥，已算是意外收获了。

这年头，大家都懂得指出武侠小说的弊病在哪儿，特质是什么，方向该怎样，意义要如何，但大家依然不懂得怎样写武侠小说，更不知道如何才能写出好的武侠小说——包括武侠评论界的权威大师们。光说不练，夸夸其谈，到头来，中国武侠小说只给评论家捧出了个独一无二绝后空前的金庸，而骂死了古龙和许多连当古龙的机会都没有的后来者。

武侠世界里为啥只有一个金庸？便是给这些人捧出来和骂下去的。他们力捧已给公众认可的金庸，讽刺逝者，鞭撻后起，指导人“侠”是什么不是什么，什么是该写的什么是不该写的，但却连本像话的武侠小说都写不出来，更不要说什么兼得文学、通俗之特质，并收传统、现代之精萃的那些“伟大而流行”的作品了。我从来不为他们（的赞许、认可、肯定、掌声、喝彩、喜欢）而写作。

我不算是个幸运的人，所以只能用我那只剩下的那一点点微末的幸运，来为“武侠文学”做点事：把武侠作品文学化，同时把文学作品武侠化。虽然常常因而两面不讨好，里外不是人，但没关系，我只想将中国武侠的传统和精神承传下来，便已心满意足了。万一不成，至少我也曾尽了绵力。

小说不同于剧本，所以小说原著改编成电影脚本时，删动更改是必要也是必然的。我完全能够理解。近日武侠电影风潮再起，却常把原著改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电影（电视）制作人不尊重文字著作人，当以港台为最。究其因源自于电影人以为自己能带动写作人的潮流与身价，反之则不然。如此“改编”，形同谋杀。同理，写作人笔耕太过寂寞，也引颈久盼

影视娱乐圈的繁华热闹来风光一番。故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武侠电影、小说遂相拥沦落。金庸作品多已给一再翻拍，故事耳熟能详，他不在乎给改头换面。古龙英年早逝，早期名家，多已作古，抗议无从。余人羽翼未丰，有求于人，怨声不得。我想我要面对的问题是：不是不为，而是有所不为；并非不取，而是有所不取。我等再不坚持，以后接下这棒子的，就更加没机会争这一口血气了。原著小说和改编电影，绝对是相互辉映、相得益彰的事，为此利，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那当真是情以何堪！某些诱惑其实是考验，我们要耐得住寂寞，并得要享受它！

新近认识一大票(数字相当惊人,来自不同地区与阶层)的读者好友,他们因对我小说的关心,用尽了各种方法,促使我把“说英雄,谁是英雄”等系列早日完成。谢谢他们的鼓舞,对我的“冲刺”确有鞭策之效。不过,一般读友(尤其未有真正参与写作经验的“圈外人”)捉错用神,未了解有时写与不写,亦不尽是作者或出版人一点头一下决心一坐下来便可以“功德圆满”的事;天时、地利、人和,还当真是缺一不可呢。……总是,太多东西要写,太少时间去写。

稿于一九九三年一月廿五日大年初三:六人共度,五人共膳。廿六日大年初四,接获中国友谊出版之《少年冷血》上下;逛街、玩乐、教五少华语。廿八日雨歌电阿龙欲拍《战僧与何平》;三联书店洽广州出版事;何连州来电商酌原著改编事;鼻疼;国忠信提供刊登情报。廿九日大年初七人日出版新书小叙;拜天后、洪圣爷;“永发”电洽商原著版权事。

校于一九九三年一月卅一日大年初九天公诞:十二人欢聚歌咏、进行文学考试;食于潮景邨,再遇钟健诚;铁板神数、紫微斗数大比试;《男人的剑》《女人的刀》各路高手交稿。

修订于二零零四年八月:与香港无线的梁家树、梁建璋、欧冠英、唐基明相见欢,并先睹《惊艳一枪》主题曲剪辑版。



第一篇

白愁飞的飞

真正的友谊是没有亲疏之分的。残害就是残害，朋友就是朋友。要出卖你的便迟早都会出卖你，是兄弟的便仍一定会是兄弟。

黑发、裸足、玉指、红唇……

人们都相信：砍掉这棵树是会给大家带来灾祸的。

白愁飞却问：“为什么？”

“那是苏楼主说的，”杨无邪恭谨地答，“就算以前苏楼主的父亲老苏楼主，也是这样说的。”

第二天，白愁飞就下令“诡丽八尺门”朱如是和“无尾飞铤”欧阳意意把树斫掉、断干、拔根、掘茎，彻底铲除。

这当然是白愁飞已在“金风细雨楼”里得势后的事。

这件祸子捅得很大，引起很多人的猜测和关注。

京城里正道的市井好汉，多不是“花府”花枯发就是“温宅”温梦成的手足弟兄。

——温梦成一派虽跟花枯发一脉时有争执，数十年来老是吵个没完，但毕竟都是：“发梦二党”，心息相连，血脉互通，联成一气，同一阵线的老兄弟、好战友。

自从白愁飞率任劳任怨血洗发党花府那一次以后，花枯发和温梦成就更加敌忾同仇了。

这回，花枯发与温梦成从弟子：“水火不容”何择钟口中听得了白